

千年津渡今何在

文本刊特约撰稿 曾庆江



澄迈驿通潮阁老码头依旧古韵悠悠。



2006年的老街水巷口。这里曾是河道口,货船可以开到椅楼边。

海南日报记者 李幸璜 摄

海南登陆点 历史变迁



五源河出海口观景台。(摄于2016年)

海南日报记者 古月 摄

天南渡江支流海甸溪入海口,可谓是一名副其实。因为海口浦,从此以后“海口”的称呼渐渐被人们所接纳并叫响,进而形成今天的海口市。海口浦的北面是今天的海甸岛,南面是广袤的琼州大地,紧挨琼州府驻地府城,东与南渡江相连可以对接运河,西边则是宽阔的琼州海峡,实在是一个通行的好去处。用海口浦代替白沙津势在必行。

海口浦被人们习惯性称为海口渡。据正德《琼台志》记载:“在县北十里海口都,北达徐闻杳磊驿。”杳磊驿位于今天的广东徐闻县海安镇。唐青在经过实地考察后接着写到:“琼渡舟达徐闻,凡海口、白沙、烈楼私渡。南风半日俱可至,然自烈楼嘴达车仑浦尤近。”

作为距离历史现场最近的人,唐青的叙述给我们留下了诸多想象的空间。白沙津已经成为历史上的老港口,虽依然通航,更重要的则是以白沙水军为依托的军事功能,对于大众来说已经风光不再。作为官方的港口就是海口渡,它至少在元末明初以来承担了往来琼州大地的重要人流、物流功能。而位于西边的烈楼港依然存在,而且从航路上距离徐闻也最近,但是由于距离城区相对较远,因此只能成为“私渡”。

据查证,海口浦码头作为官渡,位于今天的水巷口。元朝至治元年(1321年),图帖睦尔流放琼州,就是由这里登岸的。三年后,图帖睦尔又从这里返回京城成为皇帝,即历史上的元文宗。

海口浦作为官渡,一时之间人流量、物流量得到极大提升,官渡旁边也逐渐修筑了相应的道路,从渡口到府城开始出现最早的南北大通道。今天海口市繁华的博爱路就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。

为适应海南商业的发展,元朝政府于至元三十年(1293年)在海南岛设立了海北海南博易提举司,负责按照市舶条例征税。明朝初年设立海口都,并修筑海口城。雍正《广东通志》记载:“海口城,在郡北十里,洪武二十七年(1394年)都指挥花茂奏筑防堡,二十八年(1395年),安陆侯吴杰鸠工修筑,周五百五十五丈,高一丈七尺,阔一丈五尺,雉堞六百五十三,窝铺十九,门四,各建敌楼,东北临海,砌石岸九十丈。”一座新的城池就此崛起,它为当代海口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。海口浦可谓是海口城市的起点。如今,海口逐渐向国际大都市方向发展,海口浦的历史功绩永载海口城市发展史册! 固

大海阻隔使得作为“南溟奇甸”的海南岛,寄寓了千百年来人们的极大梦想。渡口便成为人们登临海南、了解海南的一个节点。同时,海南与内地中原文化发生交集,也必然以渡口为起点。千年津渡,成就是海南岛与大陆的紧密联系。可以说,没有这些老渡口,就没有海南岛的今天。如今海南岛海陆空四通八达,万国宾朋翩然而至,再回想古人历经千辛万苦依靠舟船到达海南,不由发出历史的喟叹。烈楼港、通潮驿、白沙津、海口浦等古津渡,承载的是海南两千年的发展史。古津渡消失在城市发展的视线中,却永远存活在历史记忆中。

烈楼港 海南封建王化的起点

在距今大约3000年—4000年前的夏商时期,南方古越族中的一支跨海而来,成为最早的迁琼先民,但我们无法考证他们是在哪里登陆海南岛的。始于汉代的烈楼港是海南岛有据可查的进入大众视线的古渡口。

正德《琼台志》记载:“烈楼港,在县西北三十里烈楼都。水自五原铺下田洞流出成溪,至此与潮会成港……烈楼嘴:在烈楼都海边,大石一,所生出海北三墩,石嘴相望,海南地接徐闻,此最近,舟一朝可返。”后世地方文献基本上都沿用这种说法。

据专家多方考证,烈楼港位于今天海口市秀英区长流镇镇海村附近,也就是海南国际会展中心至五源河出海口一带。这一方面与“水自五原铺下田洞流出成溪”的史书记载一致,另一方面与“地接徐闻,此最近”相吻合。西海岸地势平坦,的确是一个天然良港。

但是关于烈楼港名称的由来,却有多种说法。唐青在《琼台志》记载了两种说法,“汉军渡海楼船布列之处”“又似焚楼之意”,孰是孰非,长时难以定论。

秦朝一统天下后,孤悬海外的海南岛属于象郡之外徼,并没有实质性纳入王朝统治。西汉武帝时期,南越国赵建德、吕嘉发动叛乱,声动一时。元鼎五年(前112年)朝廷派出伏波将军路博德、楼船将军杨仆前往平叛。很快,番禺被攻占,南越国覆亡,赵建德、吕嘉入海西窜。路博德等人在率军追击的过程中登陆海南岛。有一种说法,汉军登陆之后,遇到顽强的抵抗,为了表达死战到底的决心,因此下令烈火焚烧楼船,最终取得战争的胜利,烈楼港因此得名。

但是,这种说法并不见得靠得住。既然需要烈火焚烧楼船背水一战,想必战争是非常惨烈的,这和后来苏轼所说的“海南自古无战场”完全相左。当然,我们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理解,路博德在战争结束之后,为了安抚百姓,希望不再有战争发生,因此将南下楼船尽行焚毁。烈火焚烧楼船,不管是发生在战前还是战后,终究是残酷的战争的体现。

所以,我们更愿意相信,“烈”与“列”相通,所谓“烈楼”是“楼船布列之处”。这正是海南人民宽容厚道、热爱和平的写照。或许正因为伏波将军路博德没有烈火焚烧楼船背水一战,采用和平的方式安定了琼崖,因此得到海南百姓的极大认可,以至纷纷立祠祭奉路伏波。

但是,不管怎么说,烈楼港和西汉时代有着不解之缘。在平定南越国叛乱之后的元封元年(前110年),汉朝中央政府在岭海设置儋耳、珠崖、南海、苍梧、郁林、合浦、交趾、九真、日南等九郡,其中儋耳、珠崖二郡就设在海南岛上。汉朝政府新开儋耳、珠崖二郡,标志着海南岛正式纳入西汉王朝直接统治的版图,可谓是海南封建王化的起点。

海南被纳入王化之后,地方官吏大肆搜刮百姓,给当地带来深重灾难,百姓反抗此起彼伏,以至于杀死珠崖郡太守孙幸。最终,元初三年(前46年),西汉政权做出了“罢弃珠崖”的决定,另置朱卢县,隶属合浦郡管辖,实际上汉朝中央政权对海南的管理已形同虚设。东汉时期,伏波将军马援率军平息交趾的徵侧、徵贰姐妹的叛乱后,曾到海南岛“抚平珠崖,调立城郭,置井邑”,为当地的安定做出了贡献。马援的所作所为也得到海南百姓的认可,因此将其和路博德一起进行奉祭,称为“两伏波”。

烈楼港因为距离海对面的徐闻最近,从“那黄渡”出发,“小午”即至,实在是方便,因此成为“南渡”的绝好选择。随着经济的发展,到宋元时期,海上丝绸之路形成,岛内外人口、货物往来频繁,这使得烈楼港的短处日渐显现。它在一条小河流五源河入海处,港湾狭小,且距离琼州府距离较远,不能发挥南渡江的河运优势,因此日益衰落。这就意味着必然有更为便捷的良港来代替它的功能。

通潮驿 宋朝贬官登陆点

通潮驿则是比烈楼港更西的一个登陆点,位于今天的澄迈老城城西。通潮驿旁边的通潮阁(遗址在澄迈县老城糖厂后一个小坡的平頂上)是进出海南暂时休息的地方。宋朝不少贬官流入便是由通潮驿登岸开始自己的流贬生涯的。

绍圣四年(1097年)四月十七日。惠州。天气有些干冷。被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的苏轼正在轻声吟唱“报道先生春睡美,道人轻打五更钟”“日啖荔枝三百颗,不辞长作岭南人”。四年前被贬惠州时的不爽心情已经调适过来,在惠州安度余生也不算太坏的结局吧。但是,树欲静而风不止。“责授琼州别驾,移昌化军安置!”一向豁达的苏轼还是惊呆了。没有最南,只有更南,没有最偏远,只有更偏远!

皇命不可违。绝望的苏轼和长子苏迈做了人生诀别,“某垂老投荒,无复生还之望,贻与长子迈诀,已处置后事矣。今到海南,首当作棺,次当作墓。乃留手疏与诸子,死则葬海外。”从惠州到海南,先要到大陆最南端的雷州,然后再换渡船过海。祸不单行,就在这个时候,与苏轼最亲的弟弟苏辙被贬为化州别驾,安置雷州。兄弟多年最终在滕州(今广东滕县)相会并继续前行。滕州距离雷州不过六百里地,但是他们却走了整整25天。随后,苏辙送兄长苏轼到大陆最南端的县城海康(今广东徐闻),从逆角场登舟渡海。兄弟至此一别,谁料竟是骨肉的永诀!

登上海船,苏轼是绝望到底了,因为他不知道迎接自己的将是怎样

的风雨。终于到了!海对岸的通潮驿码头,就是苏轼登上海南岛的地方。完全没有想到,这是一个奇幻的世界,是苏轼从来没有见过的。从此以后,苏轼就爱上了这个叫做海南、叫做儋州的地方。若干年之后,他对自己的一生进行总结说:“问汝平生功业,黄州惠州儋州。”情感之真挚,令人难忘。正在苏轼打算在海南终老时,造化实在是捉弄人,朝廷却又赦免了他。元符三年(1100年)六月,苏轼北返中原,也是从通潮驿码头上船的。他一定还记得三年前第一次光临通潮驿时的情景,于是很率性地为通潮驿写了两首诗:“倦客愁闻归路遥,眼明飞阁俯长桥。贪看白鹭横秋浦,不觉青林没晚潮。”“余生欲老海南村,帝遣巫阳招我魂。杳杳天低鹧没处,青山一发是中原。”因为极力描写了通潮驿晚霞美景,后来“通潮飞阁”就被列入“澄迈八景”之一。在从通潮驿码头上船后,苏轼还写诗感慨地说:“九死南荒吾不恨,兹游奇绝冠平生。”

通潮驿是苏轼登临海南的第一站,也是他告别海南的最后一站。这里寄寓了苏轼对海南最初的真实印象,更积攒了他对海南最深厚的感情。

苏轼如此,李光、胡铨等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呢?

绍兴十四年(1141年)十一月,李光移琼州安置,也是从通潮驿登岸的。他一直非常仰慕苏轼,因此到海南之后就寻访了苏轼曾经生活过的琼州、儋州等地,为张扬东坡文化做出了最大的努力。作为书法家,李光应邀题写了“通潮驿”匾额,还以柳体书写了苏轼吟咏通潮阁的诗作,并刻成石碑立于阁中,这就是《通潮飞阁碑记》。可惜的是,通潮阁和石碑都在清朝初年被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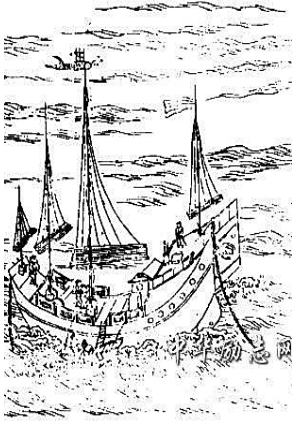
比李光稍晚,绍兴十八年(1148年),抗金名臣胡铨也被贬海南,而且是海南岛最南端的吉阳军(今海南三亚)。胡铨在历经“崎岖万里天涯路”之后,终于要在通潮驿码头跨海登岸了,因此发出“眼明渐见天涯驿,脚力行穷地尽头”的感慨。在谪居海南多年后的绍兴二十五年(1155年)十二月,胡铨被量移衡州编管。次年初夏,胡铨由通潮驿码头登舟北返中原。

唐宋时期,被流贬海南的官员多达一百多个,其中更是不乏宰相、参政等重量级人物,他们很多都是通过通潮驿码头到达海南并最终北返中原,从而完成人生最难忘的“旅行”。这些贬官流臣在推动海南经济文化发展上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,以至于有人感慨“唐宋君王非寡恩,海南人民有奇缘”。流贬文化带给海南巨大贡献。通潮驿码头,正是海南流贬文化的承接点,也是海南与内地中原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!

编者按

今年年底,海口秀英港的轮渡业务将关停,全面迁往新海港。这见证无数海南故事的港口,让无数海南人发出了“难说再见”的感慨。

一座岛,往来之间总离不开港口。港口,又记下历史的发展、时代的变迁,在不经意间就写满了人们“离”与“归”的故事。古往今来,人们踏上海南第一站的港口早在时光里流转变换,但拾掇起那些遗留在历史长河里的人和事,仍可细细品味一番。



过海

古代海南登陆点

白沙津(南宋中后期)
白沙津位于今天海甸溪南岸美舍河至南渡江一带,即长堤路的和平桥至新埠大桥路段之间,如今仍有白沙坊等地名。

海口浦(元朝初年)
据查证,海口浦码头作为官渡,位于今天的水巷口。海口浦设在今天南渡江支流海甸溪入海口,可谓是一名副其实。因为海口浦,从此以后“海口”的称呼渐渐被人们所接纳并叫响,进而形成今天的海口市。

海口港(清咸丰年间)

通潮驿(隋朝开始至南宋前期)
通潮驿则是比烈楼港更西的一个登陆点,位于今天的澄迈老城城西。

烈楼港(汉朝)
烈楼港位于今天海口市秀英区长流镇镇海村附近,也就是海南国际会展中心至五源河出海口一带。

制图 张昕